

La Comédiathèque

隔离

让-皮埃尔·马丁内斯（法国）



comediatheque.net

该剧本文本可免费阅读。

然而，无论是专业剧团还是业余剧团，在进行任何公开演出前，都必须获得作者的授权。

如需联系让-皮埃尔·马丁内斯 (Jean-Pierre Martinez) 并申请作品表演授权，请访问：

<https://comediatheque.net>

隔离

让-皮埃尔·马丁内斯 (法国)

四个陌生人被强制隔离在一个废弃的剧院里。坐在一面假想的双向镜后面，他们被另一群人（观众）观察着。这些被所谓“感染”的陌生人开始思考：他们感染的究竟是什么病毒？他们会面临什么命运？这一切将如何结束？何时结束？

逐渐地，我们了解到，这场密室戏剧发生在一个老大哥（Big Brother）掌控一切的未来社会，而隔离的真正原因可能并非完全出于医疗目的。

角色

唐姆

帕特

马克斯

萨姆/金

以下是您的文本翻译成中文：

角色的性别并不重要，所有角色都应该具有性别中立（甚至完全统一）的外观特征。演员还可以在剧中交换角色，每个角色由一种服装来代表（患者穿蓝色、粉色或绿色的医院长袍；护士穿白色实验室外套或黑色中山装）。在本版本的剧中，和 Max 是男性，而 Pat 和 是女性。

第一幕

舞台可以保持空旷，仅需一两把椅子。多姆 不确定地走上舞台。他穿着医院病人穿的那种长袍（蓝色、粉色或绿色）。他环顾四周，充满好奇，并在发现观众时感到震惊。他朝观众走去，用担忧的眼神打量他们。这时，帕特 从他身后走上舞台，穿着同样的长袍。

帕特 — 你好。

多姆被吓了一跳，猛然转身，注意到帕特。

多姆 — 你吓到我了……

帕特 — 对不起……所以，你也是……？

多姆 — 是的……

（气氛有些尴尬。）

帕特 — 我们以前见过吗？

多姆 — 我想我们在同一节车厢里。

帕特 — 对，是第 13 号车厢！我不知道这是否有什么联系……

多姆 — 联系？你是说和数字 13 有关吗？

帕特 — 不，我是说我们现在都在这里！因为我们当时在同一节车厢里……

多姆 — 我不知道。说实话，我完全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。

帕特 —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当我下火车时，有两个警察让我跟着他们……

多姆 — 你确定他们是警察吗？

帕特 — 我想是吧……他们戴着口罩。呃，不是那种面具……是医院里用的那种口罩。他们把我送上一辆救护车，然后……

多姆 — 救护车？你确定？我是说，如果他们是警察的话……

帕特 — 那可能是一辆警车吧。

多姆 — 一辆带医疗设备的警车。

帕特 — 就是那种……然后他们把我送到这里，说让我等着。你呢？

多姆 — 一样.....所以他们也没告诉你什么。

帕特 — 他们让我等着。

多姆 — 然后.....你没听到别的什么吗？

帕特 — 没有..... (停顿片刻) 是的.....我好像听到了“隔离”这个词。

多姆 — 哦，是吗.....？

帕特 — 你也听到了吗？

多姆 — 不太听得清.....

帕特 — 应该是这个可能性最大吧？

多姆 — 隔离，是的.....还能是什么呢？

帕特 — 那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戴着口罩了。

多姆 — 是啊.....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

帕特 — 等着.....他们不是告诉我们要等吗？

停顿。

多姆 — 隔离.....通常会持续四十天.....希望在那之前我们能弄清楚发生了什么。

帕特 — 嗯.....也不一定非得是四十天。主要还是看疾病的类型。

多姆 — 你觉得我们得了病？

帕特 — 不然呢？既然我们被隔离了.....

多姆 — 是啊.....肯定是病毒。

帕特 — 那一定很传染。

多姆 — 是的.....肯定是这样。

帕特 — 我倒没感觉有什么症状 — 你呢？

多姆 — 我也没有。

帕特 — 不过.....这也说明不了什么。也许我们还在潜伏期。

多姆 — 你是医生吗？

帕特 — 数据采集员。

多姆 — 数据采集员？

帕特 — 大概就是以前所谓的软件工程师吧，我想。

多姆 — 哦，原来如此……所以你对病毒了解这么多……

帕特 — 主要是因为我有三个孩子……你呢？

多姆 — 我没有孩子。

帕特 — 我是说……你也不是医生吧？

多姆 — 我是培训师。

帕特 — 培训师……

多姆 — 以前好像叫教授。我想，谁知道将来会怎么称呼我们……也许是“驯养师”。

帕特 — 原来如此……

多姆 — 真的吗？你“看”到了什么？

帕特 — 不，我的意思是……你比我更不了解病毒……

停顿。

多姆 — 那潜伏期真的取决于病毒类型吗？

帕特 — 没错……有时症状会在感染后一周出现。有时更早，有时更晚。

多姆 — 听起来你对疫情传播很有研究……对于一个不是医生的人来说。

帕特 — 我说过了，我有三个孩子。当其中一个生病时，另外两个通常会在几天内也被传染。

多姆 — 但我们没生病！

帕特 — 在生病之前，我们可能已经具有传染性了。

多姆 — 只有我们真的携带病毒的情况下。

帕特 — 所以才隔离……大概……不过我相信他们会解释清楚的。

多姆 — 是的，我也相信……

马克斯 出场，穿着同样的隔离服。

多姆 — 啊……人越多越热闹……

帕特 — 人越多越……？

多姆 — 这是以前常说的一句表达……“人越多越热闹”……算了，没事。

帕特 — 或许这位先生能告诉我们更多信息。

马克斯 看起来非常困惑，朝观众走了几步。

多姆 — 我不太确定。他看起来有点迷糊。

帕特 — 你好。

马克斯 — 呃，你好……我……我刚到这儿……

多姆 — 你怎么知道我们刚到？

马克斯 — 什么？

多姆 — 你刚才说：“我也刚到这儿。”你怎么知道我们也是刚到？也许我们已经在这儿好几个星期了。

马克斯 — 你们已经在这儿好几个星期了？

帕特 — 我们刚到。

马克斯 — 哦……那就跟我一样……我就是这么说的。

帕特 — 是的……

马克斯 — 那……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吗？

多姆 — 我们本来希望你能告诉我们……

马克斯 — 我完全不知道……当我下火车时他们就在等我，什么解释也没有。我可没时间搞这些。

帕特 — 我懂……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等着我，还有我的丈夫。你呢？

马克斯 — 我没结婚。我刚从南方回来，去医院看望我妈妈。

多姆 — 她也病了吗？

马克斯 — 她摔断了髌骨。

帕特 — 至少这不会传染……

马克斯 — 是啊，但我的收入损失怎么办？我有两个客户的项目要在周末前完成……

帕特 — 也许他们会付我们补偿费。你是个手艺人吗？

马克斯 — 我是个水管工。

多姆 — 当然，等到我们用不上水管工的时候才遇到你……

马克斯 — 什么？

多姆 — 没什么……

帕特 — 水管工……我听说过，但不太记得他们是干什么的。

多姆 — 现在叫“修理工”了。

帕特 — 哦，对……

多姆 — 所以这位先生是专业修理工。他修理管道、垫圈、水龙头。以前我们叫他们水管工。

马克斯 — 没错。

多姆 — 所以你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？

帕特 — 你觉得我们被关起来了？

多姆 — 不管是不是关起来，如果我们在隔离中，就肯定不能出去，对吧？

马克斯 — 你觉得我们被隔离了？

多姆 — 根据这位女士 — 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的说法 — 我们感染了病毒，而且具有传染性。所以我们才会被隔离起来。

马克斯 — 病毒？什么病毒？

帕特 — 问得好……可能是新病毒。不然的话，他们早就有疫苗了，我们也就不会被隔离了。

马克斯 — 好吧……但为什么是我们？你知道吗？

帕特 — 也许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触过某个感染者……你刚才是不是说你去医院看过你妈妈？

马克斯 — 她只是摔断了腕骨！

帕特 — 是的，但医院可是病毒滋生的温床，不是吗？这是常识……

马克斯 — 好了，现在是我的错了，对吧？

多姆 — 冷静点，伙计。没人说是你的错。

帕特 — 如果我们要在这里待上几个星期，我们应该试着互相支持。

马克斯 — 你觉得他们会让我们在这里待几个星期？

帕特 — 我们不知道。目前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

停顿。

马克斯 — 那你呢？你感觉怎么样？

帕特 — 还撑得住……我更想直接回家，和我的丈夫、孩子在一起，但我没问题……

马克斯 — 不，我不是问这些废话。我是说……你觉得自己病了吗？

帕特（有点冒犯） — 目前没有。

马克斯 — 你呢？

多姆 — 我挺好的。不过……谢谢关心。

马克斯 — 我也没有，我……从没感觉这么好过。

多姆 — 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……我们替你感到高兴……

马克斯 再次环顾四周。

马克斯 — 有人知道我们具体在哪儿吗？

多姆 — 不知道……送我们来的灵车里看不清，窗帘拉着。

马克斯 — 灵车？你确定？

多姆 — 我是这么说的吗……抱歉，我是说救护车，显然是救护车。

帕特 — 路程最多持续了15分钟。我们离火车站不远……

马克斯 — 是啊……但这儿不是医院。

帕特 — 对……但我们还没病呢。

马克斯 — 这个地方好奇怪……这是哪里？（他绕着舞台边缘走，突然发现观众时，脸僵住了。）他们是谁？

帕特 — 谁？你什么意思？

马克斯（指着观众） — 他们！

帕特 走近，眯着眼睛看。

帕特 — 我什么都看不见……灯光太刺眼了……

马克斯 — 就在那里！那些人！他们在看着我们！

帕特（终于注意到观众） — 不可能……这是什么……？（对多姆）你看到了吗？

多姆 — 看到了……我进来的时候第一个注意到的就是这个。

帕特 — 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！

多姆 — 说什么？

帕特 — 比如我们被监视了！有人在偷听我们说话！

多姆 — 我忘了……这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什么都没做，对吧？而且我们也没说过什么会让人抓到把柄的话……

帕特 — 希望没有……

马克斯 — 我什么都没说过。

帕特 — 这简直是场噩梦……

马克斯 — 你觉得他们能听到我们说话吗？

多姆 — 我觉得这正是他们在这儿的目的是。

马克斯 — 是为了听我们说话？

帕特 — 至少是为了观察我们。因为我们被观察着。为了监控疾病的进展……

马克斯 — 很奇怪，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。

多姆 — 或许他们根本没说话。

帕特 — 或者他们在某种玻璃后面。

马克斯 — 玻璃？

帕特 — 你知道的，就像审讯室里那种单面镜……（*眯起眼睛，直视刺眼的灯光*）所以灯光直接照射到我们脸上……

多姆 — 我从没进过审讯室。在今天之前，我是说。

帕特 — 但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。当你在正确的一边时，你能看到另一个房间里的人，但他们看不到你。

马克斯 — 什么人？

帕特 — 嫌疑人！

马克斯 — 是的，但这里我们能看到他们。

多姆 — 我知道的是，如果我哪天真的进了审讯室，我怀疑我能站在正确的一边。

马克斯 — 正确的一边……？你觉得是哪一边？

多姆 — 玻璃的正确一边！就是你能看到他们而他们看不到你的那一边。

马克斯 —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，他们将接受审讯……而我们是证人。

帕特 — 你说得对，这没道理。我们又不是警察……

多姆 — 你这么说……

帕特 — 什么意思？

多姆 — 你似乎对审讯室有非常直观的了解……

帕特 — 你在暗示什么？

多姆 — 我不知道……你似乎对病毒了解很多……你也知道审讯室的样子。有什么是你想告诉我们的？别告诉我他们派你来的……

帕特 — 他们？我不明白……

马克斯 — 你可能是卧底。我觉得这位先生是在暗示这个。换句话说，间谍，如果你更喜欢这个词……

帕特 — 我建议我们都是快要疯了。这些人一定是医生。他们来记录我们的感染进展，而不用冒着被感染的风险。

马克斯 — 我们应该无视他们。

多姆 — 没错。我们就这么做……无视他们。就当不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，日夜被上百名专家观察，他们猜测着我们的死亡时间和方式……

萨姆 穿着同样的隔离服，从他们身后走进。

萨姆 — 你好……

帕特 — 这位女士或许可以告诉我们更多……您好女士，您是医生吗？

萨姆 — 我是一个情报员。

帕特 — 情报员？

多姆 — 以前叫记者，我想。

马克斯 — 哦……所以你和我们一样喽。

萨姆 — 你们都是情报员？

马克斯 — 不是……我的意思是，你像我们一样在这儿……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被带到这里。

萨姆 — 是的，抱歉，我也不知道。当我下火车的时候……

多姆 — 好啦好啦，这些我们都知道了……

萨姆 — 我只是回答你的问题……如果你知道为什么，还问我干嘛？

马克斯 — 但我们不知道！我们刚刚跟你说了！

萨姆 — 冷静点，没必要这么激动。

马克斯 — 对不起，你说得对。

萨姆 — 所以，我下了火车，然后……几个警察把我带到了这里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被拘留。

多姆 — 他们告诉你你被拘留了吗？

萨姆 — 没有明确说，但……

帕特 — 我听到他们说隔离，我想。我是这么理解的。

萨姆 — 或许他们说的是“逮捕令”……

多姆 — 情节越来越复杂了……

萨姆 — 如果我们被警方拘留，那一定有正当的理由。

多姆 — 哦，所以现在我们在警方拘留中？

萨姆 — 抱歉……我的意思是被观察……

帕特 压低声音，悄悄指向观众。

帕特 — 所以你也不知道那些人是谁，对吧？坐在那里看着我们，一言不发…
…

萨姆 注意到了观众，但没有表现出惊讶。

萨姆 — 不知道……

马克斯 — 那你也坐同一班火车？

萨姆 — 第13节车厢，40号座位。你呢？

帕特 — 42号。

马克斯 — 41号。

多姆 — 43号。

萨姆 — 那我们全都坐在一起。

帕特 — 或者面对面。

萨姆 — 那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被同一个人传染了……但是谁呢？

萨姆 怀疑地看着其他人。每个人都感到困惑。

帕特 — 看看我们这身衣服。我感觉像精神病院里的病人……

马克斯 — 但精神病不会传染……对吧？

萨姆 — 我们还是应该避免身体接触。

多姆 — 哦，因为你打算接触？

帕特 — 我们还应该避免咳嗽。或者咳嗽时捂住嘴。

多姆 — 如果我们是传染的，为什么他们没给我们口罩？

帕特 — 也许他们觉得反正只有我们几个，没必要。如果我们已经“被判刑”了……

萨姆 — “被判刑”？

帕特 — 抱歉，我是说“被感染”。

马克斯 — 那咳嗽时捂嘴也就没意义了。

多姆 — 那我们可以接触对方？

萨姆 — 还是先互相介绍一下吧。（*伸手向多姆*）我是萨姆。

多姆 略微犹豫了一下，握住了萨姆的手。

多姆 — 我是多姆。

其他人也照做。

帕特 — 帕特。

马克斯 — 马克斯。

他们都有些忐忑地握了手。突然，扬声器发出沙沙声，一个声音开始说话。

声音 — 大家好。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？

（片刻的不确定）

萨姆 — 听得很清楚，我们收到了。

多姆 — 嗯，声音挺大，但不太清楚。

声音 — 首先，我们想为当前状况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。由于突发的健康危机，这种情况是不得已的。我们不得不迅速反应。这也意味着我们没有时间清楚地解释你们被拘留……我是说，你们被留置在这个隔离场所的原因。这个地方是为了避免与外界的任何接触……

帕特 — 那现在我们能知道这场健康危机的确切性质吗？

声音 — 用扬声器解释有些困难。不过你们不必担心。我们很快会派人来见你们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会确保你们得到妥善照顾。在入口大厅里有一台冰箱和一个储备丰富的食品柜。你们可以随意取用。此外，还有一扇门通向带走廊的卧室，每间卧室都有独立卫生间和一个装满饮品的小酒吧。条件有点简陋，但我想你们会发现需要的一切都齐全……

多姆 — 一切都齐全？

声音 — 甚至还有桌上足球。

马克斯 — 但你至少能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吗？

帕特 — 我的丈夫和孩子们还在家里等我，他们会担心的。至少我的孩子会……

声音 — 请放心，你们的家人、雇主和客户都已收到通知。祝你们在这里过得愉快。我们很快再联系。

扬声器再次发出沙沙声，然后安静下来。

帕特 — 祝我们过得愉快？

多姆 — 好吧，你们听到了……我们只能闭嘴等着……

萨姆 — 这简直太疯狂了……

(众人震惊不已)

帕特 — 我要给我丈夫打电话。至少让他知道。（她拿出手机）或许他们会有更多的信息……（她按下按键，脸瞬间僵住）我没信号……你们呢……？

多姆 拿出手机。

多姆 — 我也没有。

萨姆 — 也许他们用了干扰器……

马克斯 —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
(众人疑惑不解)

帕特 — 所以我们真的与外界完全隔绝了……

多姆 — 那我们该怎么办？

萨姆 — 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？

停顿。

马克斯 — 去找吃的吧。

多姆 — 什么？

马克斯 — 他们告诉我们食物在哪儿。

多姆 — 所以我们被强行扣留在这里，不知道原因，也无法与外界联系，而你想到的第一件事是……吃东西？

马克斯 —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？

多姆 — 没有……

马克斯 — 那好吧，你随便做你想做的，但我饿得能吃下一匹马……

(他离开了。其他人面面相觑)

萨姆 — 其实，我也有点饿了……

(他离开了)

多姆 — 你怎么看？

帕特 — 毕竟……饿死自己也没意义，对吧？

(她离开了。多姆 犹豫了一会儿，也跟了上去)

灯灭。

第二幕

灯光重新亮起。多姆和帕特像笼中狮子一样来回踱步。马克斯用一种冷漠的兴趣看着他们，一边吃着一片披萨。

帕特 —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四个人，不是吗？

多姆 — 是的，有四个人……

帕特 — 第四个人不见了……

多姆 —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？

马克斯 — 金。

帕特 — 金？

多姆 — 我想是萨姆。

马克斯 — 对，是萨姆……

多姆 — 他们把她怎么样了？

马克斯 — 也许他们放她走了。

帕特 — 放她走了？那我们呢？

多姆 — 要么就是……她死了……

帕特 — 死了？你是说……死于这种病？

多姆 — 我不知道。（转向马克斯）你怎么看？

马克斯 — 是的，她可能已经死了。

帕特 — 别让这毁了你的胃口……

停顿。

多姆 — 我们在这里多久了？

帕特 — 我觉得大概有一个星期了，不是吗？

马克斯 — 恰好七天。

帕特 — 是的，我就是这么说的……一个星期。我觉得我要疯了。

多姆 — 我也是。

帕特 — 我们还没完全失去理智，但已经在逐渐远离了。

马克斯 — 幸好他们在观察我们。

多姆 — 他们？他们是谁？

马克斯 — 那些人。你知道的，卫生部门。他们在扬声器里是这么说的。你没听到吗？

帕特 — 那只是扬声器里的一个随机声音而已.....

多姆 — 不过这倒是的，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究竟知道多少？也许我们是被绑架了.....

马克斯 — 被警察绑架？

帕特 — 也许他们不是真的警察。他们戴着口罩.....

马克斯 — 但为什么绑架我们？

多姆 — 向我们的家人要赎金？我没有家人.....我猜你们也不是亿万富翁。

帕特 — 我只有一套公寓，而且严格来说，还属于银行，除非我在五十年内还清贷款。我不觉得银行会为了让我继续还房贷而付赎金。

多姆 — 另一方面，也没人提过赎金的事。

马克斯 — 至少我没听说过。

多姆 — 我们的绑匪一定意识到我们不值投资回报率，所以溜了。然后忘了放我们走.....

帕特 — 或者这是一场人质事件。这种情况通常会持续很长时间。有些甚至会持续好几年。

马克斯 — 人质事件？

帕特 — 为什么不可能？他们提出了要求，并威胁说如果当局不满足他们的条件，就杀了我们。

马克斯 — 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就完蛋了。

多姆 — 你？

马克斯 — 不，我是说.....我们，我们完蛋了。当局多年前就停止和恐怖分子谈判了。即使人质的生命受到威胁也一样。

停顿。

帕特 — 我觉得我们可能开始失去理智了……这只是一次简单的隔离，仅此而已。

多姆 — 你确定吗？

帕特 — 嗯，这是我选择相信的。这样我就不会发疯了……

马克斯 — 你说得对。我们不应该总往最坏的方向想。

帕特 — 听着，没有人生病，这是最重要的……如果这真的是隔离，他们最终会放我们走的。

马克斯 —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是唯一的死者？

多姆 — 死者？你是说病患吧。有趣的弗洛伊德式口误。

帕特 — 只是说错了。你想表达什么？

马克斯 — 我不知道……我没有别的意思……你怎么看？

多姆 — 没什么。我什么都没想。如果我真的想了，你也不会是我倾诉的人。

帕特 面向观众。

帕特 — 他们呢……他们还在这儿……

马克斯 — 也许他们也不能离开。

帕特 — 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人质吗？

多姆 — 如果他们可以自由离开，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在这儿。

马克斯 — 对吧……又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。

帕特 — 感觉我们像在一档真人秀节目里。我们很快也会感到无聊了……

金博士 从他们身后走上舞台。她由之前扮演 萨姆 的演员出演，穿着一件黑色中式立领衬衫，微笑着，像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。

金 — 你好！我的朋友们！

(另外三人转过身，显得很惊讶。)

帕特 — 她不像我们一样穿着医院的病号服，她一定是医生。

多姆 — 奇怪，她看起来很面熟……

帕特 — 我也是，感觉以前见过她。

马克斯 — 也许她能解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……

多姆 — 终于！

帕特 — 你好，医生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离开了？

金 — 还不行……

多姆 — 那不如你先告诉我们你是谁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。

金 — 我是……你的“矫正者”。

帕特 — 矫正者？

金 — 我是来让你们恢复正常的。

多姆 — 我想我们以前说的是治疗师。

帕特 — 但是你是医生吗？

金 — 从技术上来说，我是医生……我是金博士。我是来治疗你们的。

多姆 — 治疗我们？

金 — 可以这么说……让你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。通往健康的轨道……

帕特 — 你打算怎么做到？

金 — 你觉得呢？通过“重塑”你们。如果还不算太晚的话……

帕特 — 所以你们没有疫苗。

马克斯 — 太好了，我顿时感到安心了……

帕特 — 是的，但是……为什么你们要把我们关在这里？你现在得告诉我们。

金 — 你们曾接触过一个危险的人。

马克斯 — 你是说……一个感染了危险病毒的人？

金 — 差不多。我们正在等着看你们是否被感染……

多姆 — 但我们还没有接受任何治疗！

金 — 目前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。

多姆 — 你是说没有医学治疗？

帕特 — 当然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症状！

金 — 这种疾病可能有非常长的潜伏期。

多姆 — 如果最后证明我们真的感染了这种病毒，你们会怎么处理我们？

金 — 我们正在等待指示。

多姆 — 我感觉我在跟一个装了旧硬盘的机器人说话。你确定病毒不是你感染的？

帕特 — 我只知道我们在这里待了一周，无法与家人有任何联系……

多姆 — 连电话都不行！

帕特 — 网络被干扰了。病毒不可能通过电话传播，对吧？

金 — 这取决于病毒的类型……

帕特 指向观众。

帕特 — 那些一直盯着我们的人是怎么回事？

金 — 他们也是小白鼠。

帕特 — “也是”？所以你承认了，我们是小白鼠。

金 — 我们想研究他们在长时间接触像你们这样严重污染患者后的反应。

多姆 — 但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接触！

金 — 是的，但他们能听见你们，也能看见你们。

马克斯 — 我感觉自己像实验室里的仓鼠。

帕特 — 要是我们有个轮子还能锻炼一下。

金 — 这可不是游戏，相信我。

帕特 — 哦，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病毒？

金 — 其实……它并不是真的病毒。

马克斯 — 那到底是什么？

金 — 更像是某种通过听觉传播的东西。或者视觉传播的。也可能两者兼有。它通过模仿的方式传播。

多姆 — 啊，是的，现在听起来确实清楚多了。

金 — 13号车厢里有人在你们面前表现出了不当甚至是偏离常态的行为，把你们置于危险之中。

帕特 — 什么样的行为？

金 — 你们真的不记得了吗？

帕特 — 不记得。

金 — 你们当中有人记得吗？

多姆 — 没有。

金 —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你们被关在这里，是为了检查你们是否具有传染性。

帕特 — 传染性？可是你刚才说这不是病毒！

金 — 是为了确认你们是否有重现这种危险行为的倾向。这样才不会冒着传染别人的风险。

帕特 — 那你们还要把我们关多久，才能确信我们没有……传染性？

金 — 我们仍然在等待指示。目前，你们努力回忆一下吧。

萨姆 — 回忆什么？

金 — 你们在 13 号车厢里可能看到或听到的东西。我再给你们一些时间去思考……

帕特 — 可是……

金 — 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很快会再见的。在此期间，如果你们需要什么，尽管告诉我们。

帕特 — 告诉你们？怎么告诉？我们被关在这里，无法与外界联系！甚至连“客房服务”都没有……

金 — 别担心……“求，必得；寻，必找……”

多姆 — “敲门，必被放出去？”

金 离开。

帕特 — “努力回忆”……

马克斯 — 你记得什么吗？

多姆 — 不记得……你呢？

帕特 — 我也不记得……

多姆 — 即使我们记得，我们也不会承认，不是吗？

马克斯 — 为什么不？

帕特（指向观众） — 提醒你一下，我们正被监视着……

多姆 — 这一点倒是忘不了。

马克斯 — 知道自己被监视时，就会避免偏离常态的行为，对吧？

多姆 — 什么是偏离常态的行为？

帕特 — 偏离什么的常态？

马克斯 — 我们不知道.....

帕特 — 我们已经不再知道了。

多姆 — 我们以前一定知道.....但我们忘了。

停顿。

马克斯 — 思考这些问题让我饿了。你们呢？

马克斯 离开。

帕特 — 他脑子里就只有一件事。

多姆 — 我开始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在监视我们。

帕特 — 可我们已经被监视了，不是吗？

多姆 — 我的意思是，从内部监视我们。

帕特 — 一个间谍？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是间谍。

多姆 — 确实如此.....也许我是间谍？

帕特 — 不，我不觉得你是他们的人。

多姆 — 那你可能是间谍。你在试图让我说话。

帕特 — 那样的话，我的工作就不太称职了。你什么都没说。

多姆 — 我只是在小心行事.....

帕特 — 好吧，那我来谈。

多姆 — 随你便。

帕特 — 我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.....那不完全是真的。

多姆 — 真的吗？

帕特 — 我记得一些事情。

多姆 — 我洗耳恭听..... (*指向观众*) 我们都洗耳恭听，所有人都.....

帕特 — 我记得火车上坐在我们旁边的一对夫妻。

多姆 — 哦，是吗……？

帕特 — 那个男人开始给他的妻子讲了一个故事。

多姆 — 一个故事？

帕特 — 一个荒唐的笑话。

多姆 — 我很想听听看。

帕特 — 一个男人找到了一面镜子。他照了一下镜子，看到自己的倒影说：“我觉得我见过那个混蛋……”他的朋友接过镜子，也照了一下，说：“当然见过，那是我！”

多姆 — 你觉得这是一个荒唐的笑话？

帕特 — 嗯，要讲这种无厘头的笑话，你一定得是个疯子。这不是我们一直被告知的吗？

多姆 — 是的……

帕特 — 而这个故事，你以前听过……

多姆 — 也许吧。

帕特 — 你是在跟我同一个地方听到的，火车上。

多姆 — 可能吧。那又怎样？

帕特 — 那女人的脸……她抽搐了。她全身颤抖，仿佛被痉挛控制住了。她张开嘴，发出一连串短促的叫声。

多姆 — 叫声？什么样的叫声？

帕特 — 哈，哈，哈！

多姆 — 哈，哈，哈？

帕特 — 哈，哈，哈！

(她开始有些歇斯底里地笑起来。)

多姆 — 拜托，小声点……然后呢？

帕特 — 她看起来并不痛苦。他看着她，然后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。

多姆 — 所以这真的是传染的。然后呢？

帕特 — 然后警察来了，把他们俩带走了。

多姆 — 我明白了……

帕特 — 当然你明白了。你当时和我在一起。

多姆 — 我不记得了……

帕特 — 我不是间谍。你可以告诉我。

(停顿。他把她带到舞台后方，远离观众。)

多姆 — 这叫“笑”。

帕特 — 什么叫？

多姆 — 这种传染病，你刚刚描述的症状。这叫“笑”。

帕特 — 笑？那是什么？

多姆 — 一种卫生当局设法根除的疾病。虽然，显然没完全根除。

帕特 — 但这种疾病是什么？

多姆 — 它很古老。和人类一样古老。症状相对无害，但感染者往往会表现出无序的行为。他们称之为偏离常态的行为……

帕特 — 但我刚刚给你讲了同一个故事，你却没笑。

多姆 — 同一个笑话第二次讲总是没那么好笑。而且，我们已经失去了笑的习惯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笑的了。

帕特 — 好笑？

多姆 — 是的，好笑。或者滑稽。这是引发笑声的东西。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笑了。

帕特 — 那你呢？你会……笑吗？

多姆 — 你是说在秘密中？因为否则……你看到了那些被抓住笑的人会怎样。

帕特 — 那又怎样？

(他靠近她，非常小声地说话。)

多姆 — 我是一个组织的一员。

帕特 — 一个恐怖组织？

多姆 — 是的，可以这么说。我们举行秘密聚会。我们讲笑话，然后笑。嗯，我们试着笑……

帕特 — 荒唐的笑话？

多姆 — 嘲笑当局算荒唐吗？或者嘲笑我们的最高领袖……

帕特 — 但批评当局是严格禁止的，不是吗？对最高领袖不敬是亵渎。

多姆 — 过去，亵渎并不违法。

帕特 — 你怎么知道这些？

多姆 — 我们找到了书。

帕特 — 书？

多姆 — 还有报纸。

帕特 — 那是什么？

多姆 — 就像平板电脑，但字是用黑色墨水印在纸上的。

帕特 — 像包装纸？

多姆 — 而且因为不能通过网络分享，所以他们无法控制它。

帕特 — 那当然是非法的了。

多姆 — 曾经它并不是……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。

帕特 — 我不记得了。

多姆 — 没人记得了。当局想尽一切办法让所有人忘记。他们烧掉了所有书籍，等等。

帕特 — 这“笑”的事……

多姆 — “笑是人类的特性”，他们以前这么说。这是把我们与蜜蜂、蚂蚁或白蚁等其他社会性动物区分开来的东西……

帕特 — 我们还有智慧。

多姆 — 但还能持续多久呢……教授变成了培训师。政治家变成了矫正者。软件工程师成了数据采集员，并且离变成电脑只差一步……

马克斯 回来了。他们立刻停止了谈话，试图装作若无其事。

帕特 — 吃得怎么样？

多姆 — 味道如何？

马克斯 — 非常好。

帕特 — 今天是什么？

马克斯 — 披萨。

多姆 — 又是？

帕特 — 他们还要把我们关多久，让我们每天吃披萨？

马克斯 — 我不介意吃披萨。

多姆 — 如果我们逃跑呢？

马克斯 — 逃跑？那是允许的吗？

多姆 — 不，当然不……我只是开个玩笑。

马克斯 — 当然不允许。而且我们还会冒着把外界的人感染的风险。

多姆 — 包括观众。他们现在笑得不多，但……

马克斯 — 再说了，他们很快就会找到你们。

多姆 — 那么……我们该怎么办？

帕特 — 还有披萨吗？

马克斯 — 冰箱里满满的。只需要用微波炉加热一下。

多姆 — 我跟你一起去。

多姆和帕特离开。金返回。

金 — 怎么样？你套出他们什么东西了吗？

马克斯 — 什么都没有……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个称职的情报员……

金 — 是啊，我也怀疑……不管怎样……你一定有自己的看法吧？

马克斯 — 什么看法？

金 — 你觉得呢？

马克斯 — 没什么。你一直说我想太多，老板。你说这可能很危险……

金 — 无所谓，我们已经有他们的档案了。

马克斯 — 你也有我的档案吗？

金 — 当然有！还是你自己写的，当你为了领赏金自首的时候。你不记得了？

马克斯 — 我记得……这让我在再教育营里呆了十年，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把我拉回正轨。

金 —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，相信我，我们会少很多麻烦。

马克斯 — 你确定这些人很危险吗，老板？

金 — 你还在怀疑吗？

马克斯 — 不，当然没有……

金 — 既然你从他们那里套不出什么，那就再写一份关于你自己的报告。我需要一份你所有偏离常态思想的清单。明天早上放到我桌上。

马克斯 — 是，老板。

马克斯 环顾四周，看向观众。

金 — 你现在在想什么？

马克斯 — 没什么，我保证。

金 — 我看得出来你在想些什么。是什么？

马克斯 — 我在想……这个地方是什么？

金 — 一个废弃的剧院。

马克斯 — 剧院？

金 — 一个人们曾经聚在一起大笑的地方。

马克斯 — 大笑？

金 — 那时候是合法的。你可以笑任何事情。甚至是当局。

马克斯 — 甚至是最高领袖？

金 — 甚至可以笑自己。

马克斯 — 幸好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金 — 确实……别告诉我你现在又在想别的事情……

马克斯 — 我去写那份报告。

马克斯 离开。金 走向观众。

金 — 你们呢？感觉如何？没有令人担忧的症状吧？没有无法控制的笑声吧？很好，如果你们继续表现良好，我们会很快放你们走。

金 离开。多姆和帕特回来。

多姆 — 你觉得是他吗？

帕特 — 谁？

多姆 — 萨姆！你觉得他是间谍吗？

帕特 — 所以你不再觉得是我了。

多姆 — 是的。

(停顿)

帕特 — 那对夫妻，你记得很清楚，不是吗？

多姆 — 哪对夫妻？

帕特 — 那个给妻子讲笑话的男人，他们一起笑了。

多姆 — 你为什么觉得我记得他们？

帕特 — 因为那对夫妻，是我们。

多姆 — 是的，可能吧。(停顿) 你以前从未笑过？

帕特 — 没有。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就像.....我无法控制自己.....我有点羞愧。

多姆 — 我明白。第一次总是这样的感觉。

帕特 — 那你呢？在我之前，你和别的女人笑过吗？

多姆 — 是的。和别的女人，也和男人。有时候不止一个。

帕特 — 不止一个.....

多姆 — 你喜欢吗？

帕特 — 我.....我不知道.....

多姆 — 你喜欢的。

帕特 — 是的.....

多姆 — 你会发现，一旦尝试了，就离不开了。

帕特 — 这就是让我害怕的地方。这也是我们被关在这里的原因，不是吗？

多姆 — 是的……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两个人，肯定是警察。

帕特 — 是他们把我们带到这里的。他们戴着口罩，但我认出了他们的声音。

多姆 — 所以你早就知道了。

帕特 — 是的。但为什么两个人的笑会让他们如此担忧？

多姆 — 笑声是具有破坏性的，他们知道这一点。

帕特 — 破坏性？你的意思是对健康有害？

多姆 — 对健康，不。实际上，笑对健康非常有益。对他们来说，笑才是危险的。

帕特 — 为什么？

多姆 — 当你开始嘲笑一切，你就会变得不那么天真，也不那么顺从。笑是颠覆性的……

帕特 — 那他们打算拿我们怎么办？

多姆 — 我不知道。他们害怕我们。

帕特 — 他们害怕我们？

多姆 — 他们担心，因为笑声具有传染性。他们害怕这种“流行病”会摧毁整个系统，把他们也拖下水。

帕特 — 你觉得他们会杀了我们吗？

多姆 — 他们一定已经考虑过这个选项。但他们不可能杀掉所有人……

帕特 — 那我们该怎么办？

多姆 — 要我再给你讲一个吗？

帕特 — 一个笑话？

多姆 — 如果我们要死，那不如笑着死……

帕特 — 我得提醒你，我已经结婚了。

多姆 — 别担心，笑不算出轨。

帕特 — 我洗耳恭听……

多姆 — 是这样的，这个故事是关于……

帕特 — 等等，我们换个地方，我觉得有人在听……

多姆 — 你说得对……去我的房间吧。

他们离开。金和马克斯返回。

马克斯 — 老板，这是我的报告。

金 — 这里面没写多少东西……你确定没有遗漏吗？

马克斯 — 完全确定，老板。

金 — 他们去哪了？希望他们没有逃跑……

马克斯 — 他们应该在各自的房间里。

(我们听到多姆和帕特的大笑声。)

金 — 好吧，现在我们知道了。

马克斯 — 是的，他们肯定感染了这种“病毒”。

(他们再次听到笑声，显得有些不安，有些困惑。)

金 — 你笑过吗？

马克斯 — 没有，你呢？

金 — 看起来挺痛苦的，不是吗？

马克斯 — 我怎么会知道，我刚才已经告诉你，我从没笑过。你又想骗我？

(舞台外再次传来笑声。)

金 — 就这样，他们没有给我们选择的余地。我们必须把他们送交当局。

灯光熄灭。

第三幕

金 穿着黑色中式立领衬衫站着。多姆、帕特和马克斯坐着。多姆和帕特依旧穿着蓝色、粉色或绿色的隔离服，但马克斯现在穿了一件护士的白大褂。

金 — 亲爱的朋友们，首先我要感谢你们的到来。

帕特 — 我们其实没得选……

多姆 — 我们是囚犯！

金 清了清嗓子，若无其事地继续说。

金 — 所以，我把你们带到这里，是为了进行一场集体治疗。

帕特 — 你是说审讯吧……

金 — 我们知道，在你们到达这里后，有两个人感染了笑的症状。这证明在隔离开始之前，你们中有人已经被感染了。而另一个人是通过接触被传染的。

多姆 — 如果你们知道这些，那为什么还要假装调查？

金 — 我们需要有罪的一方自首。这是治疗的一部分……

马克斯 — 笑？我们？但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是不是，朋友们？

帕特 — 好了，别装了……我们知道你是个间谍。

马克斯 — 但我向你保证……

多姆 — 而且还是个很差劲的间谍。

马克斯 — 好吧，行……也许我是卧底，但不是间谍。间谍是站在错误一边的人。我们站在正确的一边，对吧，老板？

金 — 这位先生不是间谍。他是一个情报员。

多姆 — 那你呢？你到底是什么？

金 — 我是你们的“矫正者”。

多姆 — 矫正者？

金 — 我是来“矫正”你们的。

多姆 — 这不是“矫正者”的意思。

金 — 去查字典吧，你会看到的！

多姆 — 你们把整个字典都改写了！但我找到了一本旧的百科全书，我知道这些词过去的意思是什么。

金 — 现在由当局负责定义每一个词语，其唯一目标是改善国家的福祉。

多姆 — 你们改写了一切，甚至是圣经！你们把上帝重塑为“至高存在”！然后烧掉了所有的书，让过去的一切痕迹都消失了！

金 — 显然，我们漏掉了一些……听起来你还是读到了一两本。

多姆 — 今天唯一能读到的东西，是显示在屏幕上的，通过一个完全受你们控制的网络分发的内容。

帕特 — 所以你们是想“重塑”我们……清除我们的硬盘，重新安装你们自己的操作系统，对吧？

多姆 — 可能还会加一个杀毒软件……

金 — 笑声非常上瘾。你笑过一次，就会想再笑一次，再一次。

帕特 — 你是说笑是一种毒品？

多姆 — 当然不是硬性毒品。

金 — 对笑的依赖就像对酒精的依赖。你永远无法真正摆脱它。你可以停止笑，但诱惑总会存在。

马克斯 — 但是酒鬼，永远是酒鬼。

金 — 而你最清楚不过了。我们把你送去戒酒所整整十年：你曾偷偷喝酒，还自首举报自己给警察。

马克斯 — 我现在不喝酒了。

多姆 — 但他确实吃得不少……

马克斯 — 那这场治疗，就像是一个戒酒互助会？

金 — 没错……一个“匿名笑者”的聚会。

帕特 — 而目标是找出那些偷偷笑的人。

金 — 正是如此。

多姆 — 那你打算怎么做？

金 —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一个好笑的故事，据说是好笑的。我们会看谁笑了。

帕特 — 我明白了。像筛查测试一样。

多姆 — 我不觉得无论是什么故事，你能让任何人笑出来。

金 — 为什么不呢？

多姆 — 因为要让人笑，你需要有合适的氛围和好的伙伴。

帕特 — 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第一个笑的人会被送去再教育营。

多姆 — 这还是最好的情况。他们甚至可能被处决。

金 —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

帕特 — 我已经快笑死了……

金 — 好吧，那我还是讲这个故事。

马克斯 — 我们洗耳恭听，老板。

金 — 一个男人找到了一面镜子。他照了一下镜子，看到自己的倒影，说：“我觉得我见过那个混蛋……”他的朋友接过镜子，也照了一下，说：“当然见过，那是我！”

马克斯 — 这完全不合逻辑。

金 — 我想这就是它好笑的原因，不是吗？

多姆 — 还有，笑话的效果取决于你怎么讲。

帕特 — 以及是谁在讲笑话。

金 — 是吗？

帕特 — 当你知道笑了就会被处决时，这并没有什么帮助。

金 — 没有吗？

帕特 — 当然没有了。

金 —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……那么这样吧……第一个笑的人会得到“奖励”！

多姆 — 奖励？

多姆 和 帕特 笑了。

马克斯 — 奖励……

(笑声是有传染性的，马克斯 也开始笑了。)

金 — 所以，现在每个人都被感染了，我明白了……

多姆 — 他是一个开心的伙伴，没人能否认……

金 (对 马克斯) — 好吧，现在你真的被隔离了。

马克斯 — 是的，老板。

多姆 — 第一个笑的人会得到奖励……

(马克斯 尝试停止笑，但无法控制自己。)

金 — 你觉得这好笑吗？

马克斯 — 一点也不好笑！我是说，好笑，但……

多姆 — 看吧，当你努力尝试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很有趣。事实上，更像是当你不经意间的时候。

(他们继续笑，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。金 显得非常不安，甚至有些害怕。)

金 — 立即停止笑！这是命令！

(但其他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笑声。金 用手堵住耳朵，迅速离开了。多姆、帕特 和 马克斯 慢慢停止了笑声。)

多姆 — 好吧，你现在是我们中的一员了。那么，感觉如何？

马克斯 — 笑？我不知道……我以为会很痛苦。其实还挺舒服的。

帕特 — 非常舒服……

马克斯 — 而且我感到轻松了。

多姆 — 想到过去我们还能在公共场合笑……

帕特 — 怎么会变成这样？

多姆 — 这开始于很久以前，但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了。他们一开始只是禁止嘲笑某些事情。首先是宗教……

马克斯 — 然后当然是当局。

多姆 — 接着他们把最高领袖变成了新的上帝，任何批评都被贴上了亵渎的标签。

马克斯 — 然后他们禁止了酒精，因为喝酒后人更容易笑。

多姆 — 当局发布了一份可以被嘲笑的主题清单。但每年这份清单都变得更短。

马克斯 — 最后，他们决定干脆全面禁止笑声更容易。

多姆 — 就这样，逐渐地，我们从不能嘲笑一切，变成了什么都不能嘲笑。

马克斯 — 最后，我们甚至不能嘲笑自己了.....

多姆 — 就连穷人也不被允许嘲笑自己的处境。

帕特 — 但他们是怎么确保人们遵守的呢？

多姆 — 当局开始把笑声当作一种精神疾病来对待。那些被发现笑的人会立即被送进精神病院。

马克斯 — 当然，我们禁止了一切可能引发笑声的东西。

多姆 — 禁止报纸，关闭剧院，自我审查无处不在.....

马克斯 — 小丑、喜剧演员和演员都被归类为危险的恐怖分子。

多姆 — 他们对待笑声的方式，就像中世纪对待麻风病一样。有些人因为被听到笑声而被活活封死在自己的家里。

马克斯 — 我们还强迫所有人戴上口罩。

多姆 — 以保护他们免受病毒侵害为借口。实际上，是为了防止任何人看到哪怕一丝微笑。这些口罩成了像嘴套一样的东西。

马克斯 — 就像过去某些宗教一样。

多姆 — 在当局成为我们唯一的宗教之前。

马克斯 — 渐渐地，人们的笑声消失了。

多姆 — 当笑声被定为非法时，批评和抗议当然也变得不可能了。

马克斯 — 没有社会冲突，没有政治辩论，自然也没有选举。

多姆 — 在许多世俗和宗教独裁统治下，早就是这样了。

马克斯 — 当局以为这种疾病已经完全根除。但最近又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病例。你们就是其中之一。

帕特 — 他们打算怎么处理我们？杀了我们？

马克斯 — 是的，但在那之前，由于你们是死不悔改的“笑者”，因此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，他们想用你们做实验。

帕特 — 实验？

马克斯 — 研究公众的反应，观察这种疾病如何传播，以及笑声对一个原本健康的群体造成的损害，诸如此类。

(帕特 注视着观众。)

帕特 — 所以，我们的任务是让他们笑？

多姆 — 但我们只会几个很糟糕的笑话……

帕特 — 我们得重新学会如何笑，还要学会如何让别人笑。

(停顿。)

马克斯 — 但如果最高领袖抛弃了我们会怎么样？

多姆 — 那不会是世界末日。更像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训练员会重新变回教授。而矫正者会重新变回政治家……

马克斯 — 那像我这样的情报员呢？我什么都不会做！那我会怎么样？

多姆 —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，那你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演员。

灯光熄灭。

第四幕

帕特 在舞台上踱步，显得忧心忡忡。她走向观众。

帕特 — 别担心，你们很快也会被放出去。至少，我希望如此……

多姆 上场。

多姆 — 有什么新消息吗？

帕特 — 还是没有。我觉得我听到外面有点小动静。但声音很模糊。

多姆 — 剧院的隔音效果总是很好的。

帕特 — 那个间谍去哪了？

多姆 — 他在吃剩下的披萨……

帕特 — 我们仍然被锁在这里，与外界完全隔绝。已经好多天没有外界的消息了。

多姆 — 等冰箱里的食物吃完，我们就会饿死。而我们还以为会笑死……

帕特 — 你觉得我们能活着出去吗？

多姆 —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在隔离之前，我们难道不是已经“死了”吗……？

帕特 — 你说得对。多年来我们真正受的病，是一种末日般的抑郁症。

多姆 — 而笑声更像是一种解药。

马克斯 返回。

马克斯 — 我听到外面有奇怪的声音……没有吗？

多姆 — 没有……

(他们三人仔细聆听。)

帕特 — 等等……可能有……从很远的地方……

多姆 — 听起来像是……爆发声，对吗？

马克斯 — 爆发声？你是说笑声的爆发？

金 返回，看起来神情恍惚，衣衫不整。他手里拿着一个“禁止笑”的路标：一个被红线穿过的笑脸表情，画在一个红边的圆形纸上。

马克斯 — 你看起来糟透了，老板。发生什么事了？

金 — 事态已经发展了……

马克斯 — 看起来并不是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
金 — 这取决于你问谁。

马克斯 — 瘟疫在扩散？

金 — 不幸的是，现在已经成了全球大流行。一场失控的笑声危机。是一种普遍的无法控制的大笑。现在全城到处都在报道笑声的爆发。

马克斯 — 真有那么糟糕吗？

金 — 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笑声的爆发。警察完全无能为力。更糟的是，许多警察已经笑死了……他们笑到无法呼吸。他们笑到肋骨都断了！他们笑到尿裤子他们笑掉脑袋！他们像鬣狗一样大笑！他们在地板上打滚！他们笑着流眼泪！

马克斯 — 哦，原来人真的可以笑到哭？

金 — 你听过那句话吗？“人越多越热闹”？

马克斯 — 没听过。

金 — 那让我告诉你吧，现在人可真多了。

多姆 — 所以革命要来了……

金 — 更像是整个体制都崩溃了……当局已经辞职，最高领袖也离开了这个国家。

马克斯 — 最高领袖？他去了哪里？

金 — 他向梵蒂冈申请了政治庇护。那里的笑声传播几率为零。

帕特 —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们？

金 — 已经没有理由再把你们隔离了。你们自由了。

多姆 — 终于……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这一切。人们在街上笑，在公共交通上笑，也许明天，谁知道呢，甚至在电影院和剧院里笑。

金 — 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。

帕特 — 哦，得了吧！快来和我们一起笑个够吧！

多姆 — 如果你听过这个，请打断我……一个人想让整个星球停止笑……

马克斯 — 但最后，他自己笑到窒息。

(他们都大笑起来。金 也开始紧张地笑，但笑声变成了抽搐，随后倒在地上。帕特 弯下腰靠近她。)

帕特 — 她死了！所以人真的能笑死？

马克斯 — 这是最近报道过的事情。当权者一旦暴露在震耳欲聋的笑声中，就会瞬间倒下。

多姆 —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执着于根除这种“流行病”。

帕特 (对 马克斯) — 但你还没死啊。

马克斯 — 可能是因为我早就不再相信了……

多姆 —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已经接种过疫苗了。就像我们一样！

帕特 — 所以，我们现在自由了？

多姆 — 自由了！可以再次嘲笑一切！

帕特 — 想想吧，我们还以为是因为禽流感或者“青岛病毒”才被关在这里。

马克斯 —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

多姆 — 我们要重新学会如何笑，如何生活。

帕特 — 我觉得这有点可怕……

多姆 — 这是正常的。一开始，被解放的奴隶也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自由。

马克斯 — 那我可以重新开始喝酒吗？

帕特 — 当然可以！不过你可能会发现，你已经不需要了。

马克斯 — 这太好了！但让我有点头晕。

多姆 — 是啊……我们就像一个死去魔术师的鸽子。

马克斯 — 这是什么意思？

多姆 — 我们是魔术师用魔术变出来的。但那个从无中生有召唤我们的魔术师已经不在了。我们无法理解将我们带到这里的魔术，也不太记得如何使用我们的翅膀……

帕特 — 这真美。

多姆 — 这是诗歌。

帕特 — 诗歌？

多姆 — 另一个曾经被禁止的东西。

帕特 — 还有更多这样的吗？

多姆 — 还有很多！比如高潮。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对吧？

帕特 — 不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结婚了……

多姆 — 我一会儿私下告诉你……你会明白的。高潮之于爱，就像笑声之于智慧，又或者打喷嚏之于感冒。它不能治愈任何东西，但它能带来暂时的解脱。

金 恢复了意识。

帕特 — 看啊，她原来还没完全死。

马克斯 — 也许她也不是个真正的信徒。

金 — 我怎么了？

帕特 — 你刚刚笑得不省人事。但别担心，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马克斯 — 那观众呢？我们都忘了他们。

多姆 — 既然我们现在可以让他们笑，而不用担心可怕的后果……

马克斯 — 我们真的可以吗，老板？

金 — 毕竟，我们是在剧院里。

多姆 — 我们得重新想出新的笑话，不是吗？

金 — 是的，因为我还是不明白那个关于男人照镜子的笑话……

多姆 — 你需要换个角度看待它，它是象征性的。

金 — 象征性的？那又是什么？

多姆 — 幽默就像一面镜子。就像演员举起的镜子，让观众可以嘲笑自己。

帕特 — 而每个人都能在那面镜子里认出自己。

多姆 — 每个人。除了那些傻瓜，他们宁愿打碎镜子，也不愿直面镜中反映的怪样。

马克斯 — 那就让我们笑吧！

多姆 — 这是我们的自由，用一句上个世纪喜剧演员的话来说：当我们不使用自由时，自由就不存在了。

帕特 — 愿我们总能和所有人一起笑，笑所有的事……

马克斯 —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不能笑一切，明天就什么都笑不了了。

(马克斯 拿起“禁止笑”的路标，用力砸在 金 的头上。他们全都放声大笑，笑声可以用罐头笑声加强效果。灯光熄灭。)

剧终。